

赖小民三山半岛“雷区” A3

债市违约“惊”动市场信心 地方债“借新还旧”发行提速 A7

监管严控银行贷款集中度 A8

微妙“贸易战”：美国加税清单中约 10% 项目“零进口”

本报记者 裴昱 北京报道

中美贸易摩擦经过一个多月终于迎来磋商，但中美经贸关系依然让人捉摸不透。

一个多月前，美国发布对华“301 调查”征税清单，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共 1333 项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则给予同等力度回击。

140 项零进口

屠新泉告诉本报记者，这些零进口的产品有些听上去很重要，其实更多是一种政治表态，让美国的老百姓认为限制了重要产品的中国进口。

美东时间 4 月 3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依据“301 调查”结果公布拟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建议清单，针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约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USITC) 数据显示，1333 种产品中有 140 种 2017 年的进口额为零，其中包括通信卫星、药物、部分核反应堆、船舶等。

顺差不是政府控制

贸易逆差的形成是由美国整体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决定的，中方一家减不了顺差，只能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

2017 年，美国对中国贸易摩擦立案数达到创纪录的 51 起。

特朗普此次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直接目的在于以中美贸易严重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特朗普多次公开提到，要求中国减少 1000 亿美元贸易逆差。但中美贸易失衡的责任并不在中国，而是因为中美经济结构、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过度消费的低储蓄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等。

《中国经营报》记者发现，美方的征税清单中，有 140 项 2017 年的进口额为零，包括通信卫星、药物、部分核反应堆、船舶等产品。

受访人士认为，清单中出现零进口产品一方面是因为清单更大意义上在于造势，是一种政治表态；另一方面现在没有进口，并不意味着从前或者以后没有进口，一定程度

占到了整个清单的 10%。

屠新泉告诉本报记者，这些零进口的产品有些听上去很重要，其实更多是一种政治表态，让美国的老百姓认为限制了重要产品的中国进口。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惩罚性的税单关键在于造势，这个税单不会非常严谨。

这 140 项零进口的产品中包

含核反应堆、通信卫星、飞机等高科技产品，被问及是否因为忌惮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才将这些零进口产品列入清单，受访专家告诉本报记者：“一年的进口额为零，但历史上可能发生过交易。或者从征税的角度，以后这个项目一旦发生交易，也会被加征关税，也算是一种未来限制约束的伏笔。”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现在进口额为零，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会进口。对美国来讲，中国将来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如果进口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商品就意味着支持中国的这些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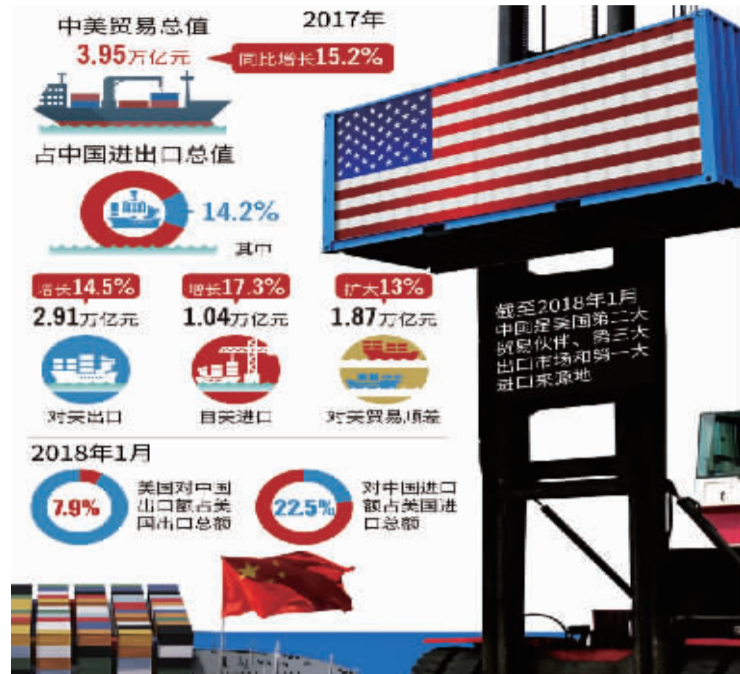
他们现在就要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一些类别中国对美国没有出口，但是可能有美国的制造企业转移到中国，再生产出口。此举也许也想防止美国产业流出。

的问题，张建平告诉本报记者，要求中方缩减贸易顺差是不懂国际贸易、不懂国际经济政策。贸易顺差的形成不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结果，是市场运作、国际分工导致的，跟中美经济结构有关，最好的办法就是中国增加进口，但是你不能让我们把缩减顺差作为目标。这是逻辑错误。

屠新泉表示，通过缩减贸易逆差来改变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日本曾经占了美国贸易逆差的 65%，中国目前占

50%。但美日贸易战的时候，美方也没有从总量上要求日本缩减多少顺差，只是让日本扩大进口。要求中国政府缩减顺差，是违反了市场经济的。

“美国贸易逆差是个总量概念，中国是其中一部分。总体逆差，即使中国对美国减少顺差，也不意味着美国总的逆差可以改变，因为可能从其他国家进口。只要有需求，但是国内又不生产或者生产成本很高，就要进口。”屠新泉告诉本报记者。



本报资料室/图

投资难度或加大

这些行业在贸易上并没有太大规模，所以更多的限制可能会反映在投资上。

中美需要解决的分歧，远不止贸易逆差和关税。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经济框架、市场开放、公平公正、投资并购等问题同样引人关注。据报道，美国国会一项关于旨在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审查范围、限制中资投资高科技产业的法案正在进行。目前，针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监管已经加强。

屠新泉告诉本报记者，从产业上来看，美欧的新兴产业也在发展中，并没有形成特别强的优势，这也是他们对中国制造 2025 警惕的原因，担心被中国取代。但是这些行业在贸易上并没有太大规模，所以更多的限制可能会反映在投资上。

“美国 and 欧盟都在讨论加强国家安全审查，包括扩大安全审查的概念，尤其是并购领域，可能会对重点行业，比如高科技领域。”

多位受访的学者认为，未来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可能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部分敏感行业收购、投资可能会受限制。但是中美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如果未来谈判好了，可能不至于产生特别恶劣的影响。中国也要推动跟美国、欧盟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确定投资制度框架，同时落实我们的开放承诺。

“之前的‘买买买’模式引起美欧的关注，中国企业可能要转变投资方式，包括投资的领域，比如不是更多地进行绿地投资，或者间接参股，不一定控股，逐步让对方接受中国资本的参与，慢慢形成他们对中国资本的积极认识。”

财政部首次对 PPP 摸家底 “红线”专报锁定财政支出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新一轮防风险举措中，PPP 无疑成为关注度最高的一个领域。以财政部为主要监管部门的 PPP 入库项目，在过去半个月时间，分别“收到”了财政部开具的两份合规清单：清库退库名单和“红线”专报。

这是一个由点到面对 PPP 进行逐层监管的过程，清理退库更多关注的是单个项目本身的规范性，“红线”专报则关注地方实施的一

关注全生命周期

“公开清库退库名单和‘红线’专报，表明监管部门决不让运作不规范的、或是政府支出不明的 PPP 项目带病上路。”中国投资咨询公司数据与研究小组负责人周良仪在接受采访时说。

财政部 PPP 中心发布的一季度报告显示：截至 4 月 23 日，各地累计清理退库项目 1695 个，涉及投资额 1.8 万亿元；需要整改项目 2005 个，涉及投资额 3.1 万亿元。其中不宜采用 PPP 模式的有 397 个；前期准备不到位的 506 个；未按规定开展“两个论证”的 217 个；不再继续采用 PPP 模式实施的 1120 个；不符合规范运作要求的 277 个；涉嫌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的 14 个；未按规定进行信息公开的 488 个；由于其他原因被清退或整改的 1354 个。

北京方程财达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汉认为，清理退库项目主要是为了规范入库项目管理办法，一年时间内入库项目如果仍然没找到投资方，也就意味着项目可操

揽子 PPP 项目。“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主体能力是关注重点”。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坦言。

对于从起飞阶段过渡后平飞阶段的 PPP 来说，这是财政部首次对入库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财政支出情况进行披露。多种信号显示，未来监管部门对 PPP 入库项目的支出责任将不断强化。“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至少入库项目的债务情况，财政部是全部掌握的，有利于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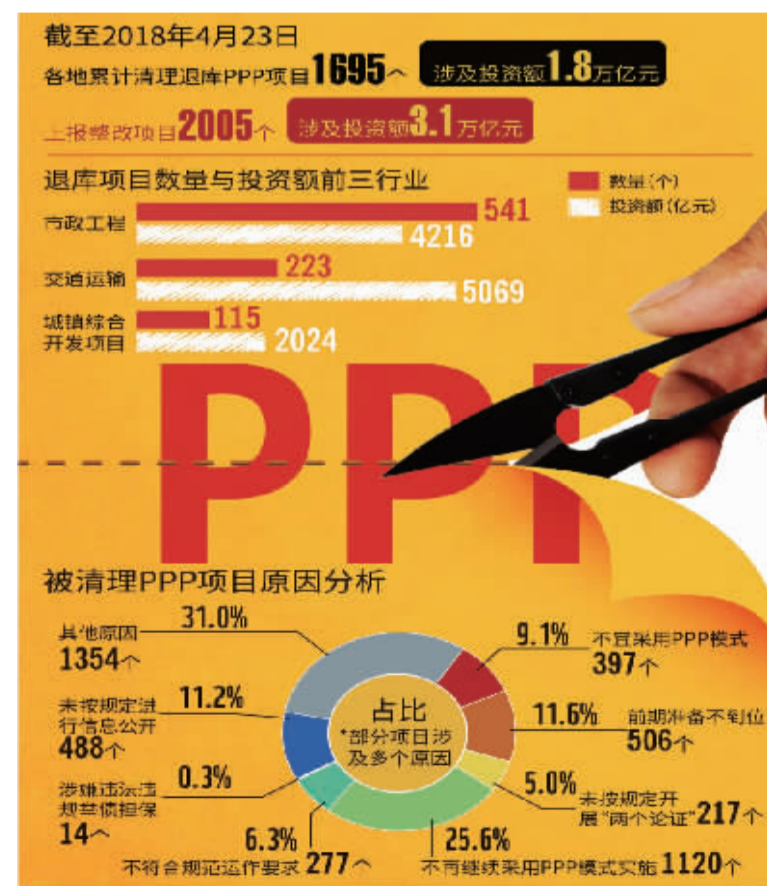
作性需要再讨论。“此举有利于约束地方政府对不合理项目的投资冲动。”

直面问题的背后，是解决问题的信心。在公布清库清单一周后，财政部又发布筑牢 PPP 项目财政承受能力 10% 限额的“红线”——PPP 项目财政承受能力汇总分析报告（简称“红线专报”），这是财政部首次对 PPP 入库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财政支出情况进行摸底。

专报披露，2015-2045 年各年度支出责任总额表中，汇总的数据背后，透视出行业监管者全面掌握每个省市县地区、每个项目全项目生命周期各年度的财政支出情况。

一直以来，作为政府的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合作的 PPP，在地方政府层面普遍存在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项目数量过多，也可能导致财政支出加大，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不堪重负”。

对此，财政部明确要求，要统筹评估和控制 PPP 项目的财政支出



本报资料室/图

责任，每一年度从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 PPP 项目支出责任，不得超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0%。

过去 3 年，随着 PPP 高速发展，地方政府支出责任超越 10% 红线的现象似乎不可避免。

5 月 11 日，一位财政系统人士证实了上述观点。“根据我们的统计汇报，目前 PPP 支出责任超越 10% 红线的省份是有的，主要集中在市县级城市，数量上已经超过了 10 个，超越支出责任红线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严控地方债务风险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省是按照统一授权“分级录入项目库信息”，然后再统一汇总到财政部，最后经过相关部门的评估、筛选入库。

PPP 项目按全生命周期分为 5 个阶段，分别是识别、准备、采购、执行和移交。其中，进入准备、采购、执行和移交 4 个阶段的项目，被纳入管理库；处于识别阶段尚未开展“两个论证”的项目列入储备清单，为社会资本投资选择项目提供信息。

将符合条件的 PPP 项目的财政支出责任纳入预算管理，对政府履行合同义务形成有效约束，是财政风险管理的必备手段。周良仪介绍，加强风险管理未来会贯穿于 PPP 项目的全生命周期，PPP 项目支出管理同政府部门预算管理的关系也将进一步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专报，2019 和 2020 两年的超限额地区数量最多。

对此，上述财政系统人士告诉记者，主要是未来两年地方经济的转型发展和 PPP 项目自身的周期规律有关系。“部分地方这进行风险提示；超过 10% 的地区暂停新项目入库。

红线专报指出，目前 PPP 项目中存在财政可承受能力报告缺失或信息不全的现象，有 1046 个项目无财承报告或报告信息不完整，投资额 1.3 万亿元所需要的财政资金无法纳入统计范畴。

股权支出和配套支出以外，政府一般不发生补贴支出，风险支出数额也较小。进入运营期后，地方政府的运营补贴和风险支出加大，项目的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没有充分考虑项目支出的类型变化采用合适的支出平滑机制。

对此，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主任焦小平表示，地方在做地区编制预算工作时，需要充分考虑 PPP 项目近三年的支出需求。“对于 2019 年和 2020 这两年来说，是超限额地区数量最多的年度，所以需要重点关注 PPP 项目行业监管和风险管理。”对于未来的风险管理，红线专报也给出了比较正面的预期。

红线专报指出，2017 年支出责任总额为 2101 亿元，约占当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3 万亿元）的 1.2%，并且各年度支出呈先增后减趋势。而 2018 年地方和中央政府债务总额近 37 万亿元。对比 PPP 项目的预算支出和存量债务总额的规模，目前入库规范管理的 PPP 项目，所需的政府支出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政府负债风险。

据悉，当前各省均已重视和加强了 PPP 行业监管的工作。部分省份根据自身情况出台了针对性的措施。如湖南《关于实施 PPP 和政府购买服务负面清单管理的通知》，内蒙古《关于规范和清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的通知》等。